

推开窗,江还是那片江,帆还是那片帆。小孙子指着远处的大白楼问:“爷爷,李白真的在这里喝过酒吗?”我望着江面泛起的涟漪,笑着点头,眼眶却又湿了。

## “加油,山顶能看见整条长江”

一纸派遣单,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春的我,送到了翠螺山下的马鞍山第一中学。从此,这座临江而立的青螺般的山,便成了我半生岁月里,最缱绻的牵挂。

初进校园的惊艳,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学校藏在采石矶公园深处,与太白楼仅一墙之隔。校门口三对两米高的石狮,雕刻精细,目光威严,守着一方岁月沉香。踏进门,亭台楼阁雕梁画栋,粉墙黛瓦间嵌着石碑牌匾,连图书馆都是飞檐翘角的古楼。推开木门,腐朽的檀木香混着潮湿的江风扑面而来,恍惚间,像是撞进了一段尘封的历史。

那些年的日子,浸着江风与书香。作为历史老师,我总不愿让课本里的文字只停留在纸页上。每逢晴天,便带着孩子们往太白楼跑。指着雕花窗棂,我说:“当年李白醉卧在这里,写下‘登高壮观天地间,大江茫茫去不还’。”看着孩子们眼里泛起的光,我知道,诗仙的才情,顺着江风,吹进了他们心里。我们踩着三元洞潮湿的石阶,讲采石矶古战场的金戈铁马;站在联璧台前,听江风卷着历史的回声,

把课本里的朝代更迭,变成鲜活的画面。

翠螺山的石阶上,印满了我们的脚印。晨雾未散,孩子们便叽叽喳喳往山顶冲,我故意落在后面,听他们喊着“加油,山顶能看见整条长江”。等气喘吁吁登顶时,江风裹着水汽灌进校服,脚下是蜿蜒的江水,白墙灰瓦的古镇,还有某个孩子突然脱口而出的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”。那一刻,课本里的诗句,真的长出了翅膀。

翠螺山下的岁月,不只有书香,更有烟火气的暖。两百多岁的叠翠楼,红漆剥落得像老人脸上的皱纹,却成了我和爱人的“新房”。那时我们两地分居,周末便成了最盼的日子。爱人骑着自行车,从当涂一中颠簸二十里路赶来,车轮碾过青石板路的“吱呀”声,是每周最动听的旋律。春天,我们蹲在桃树下,看粉白花瓣簌簌落在春笋尖上;夏天,躺在竹席上,听江浪和蝉鸣唱着催眠曲;秋天,踩着满地枫叶捡红枫叶做书签;冬天,裹着棉被,数窗外飘落的雪花。日子清苦,却甜得像蜜。

文人的笔墨,给翠螺山添了几分

柔情。李白最偏爱这片山水,他多次登临,写下“牛渚西江夜,青天无片云”的诗句,把江夜的澄澈与寂寥,写得入木三分。那时的我,总爱在课后踱到太白楼旁,看江风拂过飞檐,听涛声拍打着矶石,恍惚间,仿佛看见诗仙举杯邀月,听见他吟着“人生得意须尽欢,莫使金樽空对月”。

而翠螺山的每一块山石,都浸过兵戈的寒气。我曾带着学生去看六朝城遗址的残垣,抚摸着被岁月侵蚀的石头,告诉他们,这里的每一寸土地,都曾流淌过英雄的热血。孩子们仰着小脸,眼里满是崇敬,那一刻,我知道,爱国的种子,已在他们心中生根。

这样的日子,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戛然而止。为了发展旅游,学校要搬走了。新校区在205国道旁,有气派的教学楼,崭新的操场,可我觉得少了些什么。少了老墙的斑驳,少了江风的吟唱,少了那些藏着故事的石阶与碑刻。离开那天,我最后一

次登上叠翠楼,江风掀起衣角,远处长江浩浩荡荡,太白楼的飞檐在阳光下闪着光。我望着这座陪伴我数年的校园,望着这座刻满记忆的翠螺山,眼眶不由得发热。原来,时光早已把这里的一草一木,都刻进了我的骨头里。

如今,我已两鬓斑白,却总爱带着孙儿重游翠螺山。站在百年银杏树下,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来,还是当年的温度。叠翠楼依旧立在那里,红漆又剥落了几分。推开窗,江还是那片江,帆还是那片帆。小孙子指着远处的大白楼问:“爷爷,李白真的在这里喝过酒吗?”我望着江面泛起的涟漪,笑着点头,眼眶却又湿了。

何止李白。这里藏着我的青春,我的爱情,藏着我与学生们的欢声笑语,藏着散不开的殷殷采石情。江风掠过山巅,松涛阵阵,像是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。而我的故事,早已和这座山、这片江,融在了一起,随江水流淌,随松风传唱,岁岁年年,从未停歇。



竹林的顽强不屈,厚积薄发,正是我们祖祖辈辈代代相承的写照。你瞧,它那深深扎在地下的根,不正象征着我们祖辈四代人对家乡深深的依恋吗?

## 家族之根

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在老家的青山上,有一片竹林,那年太爷爷撒下种子,它们就开始向下扎根,向上生长,经历收割,不断繁衍,生生不息……

扎根。新中国的朝阳是从1949年升起的,但我太爷爷真正感觉到阳光的温度,是在1950年立春后的某个清晨,太爷爷从合肥回到老家开始种地,然后在一片山地上,种下了竹子。

长成。爷爷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,生长在农村。那时候条件艰苦,爷

爷几乎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那里。那竹子也随着爷爷的年龄,不断地向下扎根,向上生长,慢慢长成了一片竹林。

收获。到了爸爸这一代,就开始在农村念小学,在县城读了中学,又考进了城里的大学。家里面的竹子越来越茂密。但是由于竹子的密度过高,如果要再生长,就必须砍掉一些。所以爷爷每年都要砍掉一部分竹子,然后让新的竹子重新发芽生长。

但是,当时的路不是很好,竹子很难向外运输。等爸爸大学毕业之后,留在城里工作,老家的路,也慢慢修好

了。竹子呢,很容易就能运下山,做成地板,还有一些装饰品。

虽然爸爸一直留在城里工作,但他从未忘记过自己的家乡、自己的父母、亲人。他常常回老家看看,逢年过节也会回去与家人团聚。只要爷爷奶奶身体不舒服,他就会第一时间赶回家照顾他们,开展越剧普及活动,让更多的人了解越剧、喜爱越剧。她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越剧这一文化之根,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。在全球化的今天,各种外来文化如潮水般涌入,我们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冲击。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文化之根在这股浪潮中被淹没,而应像守护珍宝一样守护它,让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筑根,则是在寻根、守根的基础上,结合时代的需求,赋予根以新的内涵,让它不断发展壮大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在经济、科技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,这些成就的背后,是创新精神在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华为公司,面对国外技术封锁的困境,没有退缩,而是加

的竹林和山泉,并在过年时给他们拜年。竹林,还是那片竹林,没有人再去砍伐它。虽然不再有新竹子长出来,但是原来的竹子,越来越粗壮,越长越高,因为它们的根扎得很深。

这片竹林,是老家人的宝贝。它给老家人带来了收入,更重要的是,它见证了从太爷爷,到爷爷,再到爸爸,三代人的成长历程。竹林的顽强不屈,厚积薄发,正是我们祖祖辈辈代代相承的写照。你瞧,它那深深扎在地下的根,不正象征着我们祖辈四代人对家乡深深的依恋吗?

在时代的浪潮中奔腾向前时,我们不应忘记寻根、守根、筑根,因为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风云变幻中坚守自我,拥有源源不断的前行力量。

## 寻根 守根 筑根

根是万物之源,是生命之本。是力量的源泉,是灵魂的归处。

生命的成长离不开根,生命也始于根。植物的根于地下静默生长,为植物输送养分,支撑其茁壮成长;人也有根,人的根是家乡的味道,是儿时的街巷,是梦中常常浮现的故土。它是文化的脉络,是民族的记忆,是我们内心深处不可磨灭的印记。在时代的浪潮中奔腾向前时,我们不应忘记寻根、守根、筑根,因为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风云变幻中坚守自我,拥有源源不断的前行力量。

“参天木之,必有其根;怀山之水,必有其源。”寻根,是对自我的溯源,是对来处的探寻。司马迁在撰写《史记》时,为了探寻历史的真相,了解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,他不辞辛劳,踏遍大江南北。他到曲阜,瞻仰孔子的庙堂,感受其教诲的余韵;在汨罗江畔,倾听渔夫的讲

述,缅怀屈原的爱国情怀。正是这种对历史之根的执着探寻,让他得以梳理出中华民族早期的发展脉络,为后世留下了一部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根,或许是家族世代传承的家风家训,或许是家乡的方言习俗。当我们去追溯这些根源,就能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,明白自己的性格、价值观是如何在家族和地域文化的滋养下形成的。这种对自我的认知,如同指南针,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指引方向,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不迷失、不随波逐流。

寻根之后,便是守根。守根,是对文化传统的珍视,是对精神家园的捍卫。越剧,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瑰宝,凝聚着无数先辈艺人的智慧和心血。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,越剧的传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许多年轻一代对越剧兴趣寥寥,越剧演员的培养也面临

着人才断层的问题。但仍有像陈丽君这样的越剧艺术家,坚守在越剧的舞台上。她不仅在舞台上精益求精,展现越剧的独特魅力,还积极走进校园、社区,开展越剧普及活动,让更多的人了解越剧、喜爱越剧。她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越剧这一文化之根,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。在全球化的今天,各种外来文化如潮水般涌入,我们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冲击。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文化之根在这股浪潮中被淹没,而应像守护珍宝一样守护它,让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筑根,则是在寻根、守根的基础上,结合时代的需求,赋予根以新的内涵,让它不断发展壮大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在经济、科技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,这些成就的背后,是创新精神在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华为公司,面对国外技术封锁的困境,没有退缩,而是加

大研发投入,自主创新,在5G通信技术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。华为的成功,不仅是企业自身的胜利,更是中国科技创新精神的胜利。这种创新精神,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,我们中华民族铸造的新根。它让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,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。在未来的发展中,我们要继续发扬创新精神,不断铸造新的文化之根、科技之根、发展之根,让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
寻根,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;守根,让我们明白自己是谁;筑根,让我们明确自己要去哪里。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,让我们怀揣着对根的敬畏与热爱,在寻根中沉淀自我,在守根中传承文化,在筑根中开创未来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时代的舞台上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,书写出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篇章。

## 含山月(外一首)

小径遥指的那盏灯,  
若明若暗,  
没有什么风能把你吹灭;

一路上,月色下的花朵  
开着凌家滩的气息;  
月从凌家滩升起,  
五千年前的“红烧土”  
让华夏文明如歌如泣;

滩畔的裕溪河啊,流淌着  
忧伤和欢乐,  
更流淌着今朝的幸福岁月;

月从褒禅山升起,  
古人探穿华阳洞的身影,  
又怎能和现实交集;  
而今,人们奔向远的江河  
在大地上奔流不息

今晚的明月,照见  
含山的不眠夜;  
“尽志无悔”的精神之光,  
没有什么风能把你吹灭。

### 运漕古镇

是江河碰巧留下的一朵浪花  
从裕溪河边拾级而上,  
最抢眼的,是那些青砖黛瓦

清晨,朝阳托起这朵浪花  
那古老的小巷  
韵味异常,  
宛若一幅清丽的山水画

这朵浪花,一开就是千年  
花瓣上,开着当年曹操的  
雄奇  
和沉淀的岁月;  
开着万古镇人造就的神话

就这样,一代一代相传哦,  
从船头的一声号子开始  
那柄橹,那双桨  
和一颗颗坚毅的心,  
在这岁月的长河中,  
没有停歇,荡起那满天朝霞

原来有些温暖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救赎,而是有人蹲在你蹲过的雨里,把栗子的热意分你一半;是有人把旧书里的光,一页一页折进你迷茫的日子里;是有人用最朴素的道理,告诉你“你可以慢慢来”。

## 那个瞬间,触动了我

秋末的风裹挟着碎雨,斜斜地砸在我攥得发紧的物理试卷上。89分的红色数字像枚烧红的细针,顺着指尖径直扎进心口,那是我熬了三个通宵、在草稿纸上密密麻麻画满公式才换来的结果。错题旁歪扭的叉号,像一群尖酸的身影,正无声嘲笑着我的孤勇与徒劳。

我蹲在单元楼的青石板台阶上,把脸深深埋进膝盖。雨丝打湿了裤脚,凉意顺着皮肤一寸寸往上爬,与心里的涩味纠缠缠绕。楼门“吱呀”一声轻响,带着潮湿的烟火气漫过来,是隔壁的李爷爷。他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袖口随意卷着,手里攥着一把还挂着晶莹水珠的青菜,沾着泥土的气息。

“丫头,咋蹲在这儿淋雨?”他的声音像灶上温着的老粥,绵密又暖和。我没抬头,只把下巴往膝盖里再缩了缩,闷声答道:“没考好。”他哦了一声,没有追问具体分数,也没有说那些“下次加油”的空泛安慰,只是把手里的塑料袋轻轻推到我脚边。袋口氤氲的热气混着清甜的香气涌出来:“刚在巷口买的糖炒栗子,热乎着呢,先填填肚子。”

我抬头时,他已蹲在我身旁,布满皱纹的指尖沾着细碎的糖霜,像落了层星星。他捡起一片蜷曲发黄的梧桐叶,指腹轻轻摩挲着叶面的纹路,语气平和:“我家小子小时候也这样,考砸了就在院子里哭,说自己笨得像棵长歪的树,永远长不成材。”他把叶子举到我眼前:“你看这叶子,看着蔫了、枯了,可树底下的根,还在趁着雨往深里扎呢。一时的枯败,不是结束,是在攒着劲儿等春天。”

风卷着雨丝扫过,他下意识地把蓝布衫的下摆往我这边拢了拢,像给我罩上一层软乎乎的云,隔绝了大半寒意。我捏开一颗栗子,滚烫的热意从指尖窜到心口,粉糯的甜裹着焦香滑过喉咙——

那不是寻常的甜,是有人看穿了你的狼狈,却不戳破,只悄悄把温暖递到你手里的妥帖与温柔,熨帖了所有委屈。

后来的几周,我总在放学时看见李爷爷坐在单元口的石凳上,脚边放着个磨得发亮的旧布包。他见我,就从包里掏出一本卷了边的《趣味物理》,封面早已泛黄发脆:“我去旧书市淘的,里面净是些物理小故事,比课本上的公式有意思多了。”我翻开书,发现每页都夹着他画的示意图,歪歪扭扭的光线箭头旁,用铅笔写着一行工整的小字:“慢慢来,光总在后面等你。”那些铅笔印记,带着老人笨拙的细心,在纸页间静静发光。

再一次物理测验,我攥着满分试卷站在他面前时,他正给楼下的月季修剪枝。剪刀咔嚓一声脆响,剪下一根枯萎的枝丫。听见分数,他手里的剪刀顿了顿,随即转过身,弯腰掐下一朵刚绽开的粉月季,他把花递到我手里,眼底的笑意像化开的糖:“你看,花要开,总得先熬过寒冬的冷、春雨的凉。你这不是开得又艳又好吗?”

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蓝布衫的褶皱里落满了金辉,连鬓角的白发都染上了暖光。就在那一瞬间,这份来自邻里长辈的温柔,像一束缓慢而坚定的光,彻底穿透了我心里的迷雾。原来有些温暖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救赎,而是有人蹲在你蹲过的雨里,把栗子的热意分你一半;是有人把旧书里的光,一页一页折进你迷茫的日子里;是有人用最朴素的道理,告诉你“你可以慢慢来”。

那束暖,不仅焐热了那个秋末的雨天,更把我心底积压的灰,都捂成了能发芽的土。原来最动人的触动,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,而是这份藏在烟火气里的、润物无声的温柔,在岁月里静静流淌,滋养出往后漫长时光里的勇气与希望。

